

曠野的呼喊

短篇創作

曠

野

的



in

新月文庫 一輯之十
伯奇 主編

曠野的呼喊
(短篇創作)

蕭紅 著

重慶市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審查證圖字八五三號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三月初版(A)

每冊全裝五地加
月刊共預輯國元運
文一十約平幣內費成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曠野的呼喊(短篇創作)

著作人 蕭紅

主編人 鄭伯奇

發行人 張靜廬

發行所 上海雜誌公司

重慶·昆明·宜昌·成都

桂林·柳州·梧州·西安

金華·寧波·上海·香港

實價國幣九角

(外埠另加郵匯費 成)

每月文庫總序

鄭伯奇

抗戰以來，文藝各部門異常活躍。許多作家上了前線，很多演劇隊宣傳隊深入到士兵和民衆中間。「文章入伍」「文章下鄉」成了一時的風氣。大衆化的實踐，新形式的創造，使年青的中國文學更跟着抗戰的高潮，更加進步更加豐富。當這時候，優秀作品的出現是必然的事實。但在抗戰初期，因為戰局的急劇變化，文化出版各機關常在顛沛流離之中。文藝活動的一些良好成果沒有能夠有系統地被搜羅被流傳被保存下來；這不能不算是一個重大的損失。

如今抗戰進展到了新的階段。我們更要發動廣大民衆，增強抗戰力量，以堅持長期抗戰，爭取最後勝利。最近政府頒布了國民精神總動員法，並限期實施，窺其用意，大概也是如

此。當然這是目前一個重要的任務，全國領導者和知識分子都應堅決地擔負起來。但是這樣動員精神的工作，若要開展要深入，文藝各部門的活動，比較其他方面需要得也許更迫切一點。因為文藝是精神的產物，同時卻也有使精神振作或頹喪，高揚或墮落的力量。在這精神動員的號召之下，文藝工作者必然更要發揮自己的武器，使全國家全民族的精神更加振奮更加高揚起來。年青的中國文學，保持着二十多年的奮鬥傳統再加上二十幾個月的抗戰經驗，一定可以完成這宣傳方面的重要任務，同時也可以達到藝術方面的最高成就。優秀作品的陸續產生是不用懷疑的。不過文藝本身的活動，須得到出版方面的協助，才會有更大的影響。像目前一般出版家對於文藝作品這樣冷淡的態度，不僅文藝對於動員工作不能發生顯著的影響，就是文藝自身活動也要受到嚴重的限制。有計劃地有系統地搜羅優秀的文藝作品，繼續刊行，普遍傳播，這是時代對於出版界的要求。

編者廝身文藝運動的行列，十有餘年，終尠成績，殊深慚悚。當這抗戰緊急的時期，自己既未曾「執筆從戎」，又未曾寫成紀念神聖抗戰的東西，若能搜羅推薦一些優秀作品，對

於精神動員能盡一點微薄的責任，多少總可以問心無愧了。適逢其會，上海雜誌公司主人張靜廬先生，站在出版者的立場上，也感覺到有系統地刊行優秀的文藝作品的必要。我們經了幾次商量之後，便決定了編印這「每月文庫」的計劃。

我們的計劃並不大。若說這部文庫能網羅所有的優秀作品，我們可不敢這樣誇口。但是我們的態度並不小氣。若要把這部小小的文庫只給自己的幾個朋友包辦，我們卻也不願意這樣做。按照文藝各部門發展的現況，我們適量地加以分配，每月刊行二三種，陸續地出書下去。我們刊行戲劇詩歌小說，我們也刊行有歷史性的實地報告和有藝術性的通俗作品。我們搜羅優良的長篇，我們也選輯美好的短篇。我們希望新銳的作家出現，我們更希望請求成名的作家參加我們的計劃，我們的態度大概是這樣。

在這偉大的時代這誠然只是一種渺小的工作。但這工作若做得好，對於抗戰，我們相信，很有利益的。因此，我們懇切地希望文藝界同人跟我們合作，更希望廣大的讀者給我們同情的援助和批評。

曠野的呼喊

蕭紅

曠野的呼喊（短篇創作）

黃河·····	一
朦朧的期待·····	二一
曠野的呼喊·····	三五
逃難·····	七九
山下·····	九一
蓮花池·····	一三三
孩子的講演·····	一七七

黃河

悲壯的黃土層茫茫的順着黃河的北岸延展下去，河水在遼遠的轉彎的地方完全是銀白色，而在近處，它們則扭絞着旋捲着和魚鱗一樣。帆船，那麼奇怪的帆船！簡直和蝴蝶的翅子一樣：在邊沿上，一條白的，一條藍的，再一條灰色的，而後也許全帆是白的，也許全帆是灰色的或藍色的，這些帆船一隻排着一隻，它們的行走特別遲緩，看上去就像停止了一樣，除非天空的太陽，就再沒有比這些鑲着花邊的帆更明朗的了，更能够眩惑人的感觀的了。

載客的船也從這邊繼續的出發，大的，小的，還有載着貨物的，載着馬匹的。還有些響着鈴子的，呼叫着的，亂翻着繩索的。等兩隻船在河心相遇的時候，水手們用着過高的喉嚨，他們說些個普通話：太陽大不大，風緊不緊，或者說水流急不急，但也有時用過高的聲音彼此

約定下誰先行，誰後行。總之他們都是用着最響亮的聲音，這不是爲了必要，是對於黃河他們在實行着一種約束。或者對於河水起着不能控制的心情，而過高的提拔着自己。

在潼關下邊，在黃土層上壘蕩着的城圍下邊，孩子們和婦人用着和狗尾巴差不多的小得可憐的掃帚在掃着軍隊的運輸隊撤留下來稀零的，被人紛爭着的，滾在平平的河灘上的幾棵豆粒或麥稞。河的對面就像孩子們的玩具似的，在層層疊疊生着絨毛似的黃土層上爬着一串微黑色的小火車。小火車，平和的，又急喘的吐着白汽，彷彿一隊受了傷的小母豬樣的在搖搖擺擺的走着。車上同豬印子一樣打上兩個淡褐色的字印：同蒲。

黃河的惟一的特徵，就是它是黃土的流，而不是水的流。照在河面上的陽光反射的也不強烈。船是四方形的，如同在泥上滑行，所以運行的遲滯是有理由的。

早晨，太陽也許帶着風沙，也許帶着晴朗來到潼關的上空，它撫摸遍了那廣大的土層，它在那終年昏迷着的靜止在風沙裏邊的土層上用晴朗給攤上一種透明和紗一樣的光彩，又好像月光在八月裏照在森林上一樣，起着遠古的，悠久的，永不能磨滅的悲哀的霧

障。在夾對的黃土床中流走的河水相同它是偷渡着敵軍的關口，所以晝夜的匆忙，不停的和泥沙爭鬪着。年年月月，日日夜夜，時時刻刻，到後來它自己本身就絞進泥沙去了。河裏祇見了泥沙。所以常常被阻咒成泥河呀！野蠻的河，可怕的河，族捲着而來的河，它會捲走一切生命的河，這河本身就是一個不幸。

現在是上午，太陽還與人的視線取着平視的角度，河面上是沒有霧的，祇有勞動和爭渡。

正月完了，發酥的冰排流下來，互相擊撞着，也像船似的，一片一片的。可是船上又像堆着雪，是堆起來的麵袋子，白色的洋麵。從這邊河岸運轉到那邊河岸上去。

閻鬍子的船，正上滿了肥碩的袋子，預備開船了。

可是他又犯了他的老毛病，提着砂作的酒壺去打酒去了。他不放心別的撐槁的給他打酒，因為他們常常走在半路矜持不住，空嘴白舌，就抑起額兒呷了一口，或者把錢吞下一點兒去喝盃羊湯，不足的分量，用水來補足。閻鬍子祇消用舌頭板一壓，就會發現這些年青

人們的花頭來的，所以回回是他自己去打酒。

水手們，備好了繚繩，備好了槁子，便攀起膝蓋來坐下來等。

凡是水手沒有不願意靠岸的，不管是海航或是河航。但是，凡是水手，也就沒有一個願意等人的。

因為是閩鬍子的船，非等不可。

「尿騷桶，喝尿騷，一等等到駱鍋腰！」一個小夥子直挺挺的靠在桅桿上立着，說完了話，便忙着脊背向下溜，直到坐在船板上，咧開大嘴在笑着。

忽然，一個人，滿頭大汗的，背着個小包，也沒打招呼踏上了五寸寬那條小踏板，過跳上船來了。

「下去，下去！上水船，不讓客！」

「老鄉……！」

「下去，下去，上水船，不讓客！」

「讓一讓吧，我幫着你們打船……」

「這可不是打野鴨子呀，下去！」水手看看上來的是一個灰色的兵。

「老鄉……」

「是，老鄉，上水船，吃力氣，這黃河可不同別的河……撐杆一下去就是一身汗。」

「老鄉們！我不是白坐船，當兵的還怕出力氣嗎！我是過河去趕隊伍的。天太早，擺渡的船那裏有呢！老鄉，我早早過河趕路的……」他說着就在洋面袋子上靠着身子，那近乎圓形的臉還有一點發光，那過於長的頭髮在帽子下面像是帽子被鑲了一道黑邊。

「八路軍怎麼單人出發的呢？」

「我是因為老婆死啦，誤了幾天……所以着急要快趕的。」

「哈哈！老婆死啦還上前線，」於是許多笑聲跳躍在繩索和撐杆之間。

水手們因為趣味的關係，互相的高聲的罵着。同時準備着張帆，準備着脫離開河岸，把這兵士似乎是忘記了，也似乎允許了他的過渡。

「這老頭子打酒在酒店裏睡了一覺啦……你看他那個才睡醒的樣子……腿好像
是經石頭絆住啦……」

「不對。你說的不對，石頭就掛在他的腳跟上。」

那老頭子的小酒壺像一塊鏡子或是一片蛤蠣殼閃爍在他的胸前。微微有點溫暖的
陽光和黃河上常有的撩亂而沒有方向的風絲在他的周圍裹蕩。於是他混着沙土的頭髮
跳蕩得和乾草似的失去了光彩。

「往上放罷！」

這是黃河上專有的名詞，若想橫渡，必得先上行，而後下行。因為河水沒有正路的緣故。
閻鬍子的腳板一踏上船身，那種安適，把握，絲毫其他的欲望可使他不寧靜的可能都
不能夠捉住他的。他只發了和號令似的這一句話，而後笑紋就自由的在他皺紋不太多的
眼角邊流展開來。而後他走下舵室去，那是一個黑黑的小屋，在船尾的艙裏，裏面像是供着
什麼神位，一個小龕子前有兩條紅色的小對聯。

「往上放罷！」

這聲音因為河上的冰排格凌凌地作響的反應顯得特別粗壯和蒼老。

「這船上有坐閑船的，老闆，你沒看見？」

「那得讓他下去，多出一分力量可不是鬧着玩的……在那地方？……在那地方？」
那灰色的兵士，他向着陽光微笑：

「在這裏，在這裏……」他手中拿着撐船的長杆站在船頭上。

「去，去去……」閻鬍子從艙裏伸出一隻手來：「去去去……快下去……快下去……你是官兵，是保衛國家的，可是這河上也不是沒有兵船。」

閻鬍子是山東人，十多年以前因為黃河漲大水逃到關東，又逃到山西的。所以山東人的火性和粗魯還在他身上常常出現。

「你是那個軍隊上的？」

「我是八路的。」

「八路的兵，是單個出發的嗎？」

「我的老婆生病，她死啦……我是過河去趕隊伍的。」

「唔」閻鬍子的小酒壺還捏在左手上。

「那麼你是山西的游擊隊啦……是不是？」閻鬍子把酒壺放下了。

在那士兵安然的回答着的時候，那船板上完全流動着笑聲，並且分不清楚那笑聲是惡意的還是善意的。

「老婆死啦還打仗！這年頭……」

閻鬍子走上船板來：

「你們，你們這些東西！七嘴八舌頭，趕快開船吧！」他親手把一隻面粉口袋抬起來，他說那放的不是地方，「你們可不知道，這面粉本來三十斤，因為放的不是地方，它會讓你費上六十斤的力量。」他把手遮在額前，向着東方照了一下：

「天不早啦，該開船啦。」

於是撐起花色的帆來。那帆像翡翠鳥的翅子，像藍蝴蝶的翅子。

水流和繩子似的在撐杆之間扭絞着。在船板上來回跑着的水手們把汗珠被風掃成碎沫而掠着河面。

閻鬍子的船和別的運着軍糧的船遙遠的相距着。尾巴似的這隻孤船繫在那排成隊的十幾隻船的最後。

黃河的土層是那麼原始的，單純的，乾枯的，完全缺乏光彩的站在兩岸。正和閻鬍子那沒有光彩的鬍子一樣，土層是被河水，風沙和年代所造成，而閻鬍子那沒有光彩的鬍子則是受這風沙的迷漫的緣故。

「你是八路的……可是你的部隊在山西的那一方面俺家就在山西。」

「老鄉！聽你說話是山東口音。過來多年啦？」

「沒多少年，十幾年……俺家那邊就是游擊隊保衛着……都是八路的，都是八路的……」閻鬍子把棕色的酒杯在嘴唇上濕潤了一下，嘴唇不斷的發着光，他的喝酒，像是並